

屹立大坵百餘年烏坵燈塔浴火重生



↑海軍上將黎玉璽在烏坵燈塔大門上題書「忠義門」。
(圖/沈承堯)



↑沈承堯與李天羽總長合影。(圖/沈承堯)

烏坵燈塔在中國滄桑的近代史上，應有著一頁的地位。而烏坵在我二十二年軍旅生涯中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！烏坵燈塔始建於同治十三年（西元一八七四年），由英籍工程師韓德森設計建造，塔高十九、五公尺，於光緒元年（西元一八七五年）點燈運作。抗戰期間日軍佔領了烏坵島，燈塔也成為日軍的軍事設施，是盟軍要摧毀的軍事目標，故被美國軍機轟炸而受損，修復後，民國三十八年燈塔又被共軍砲擊毀損，並由國軍自行克難修復，修復後塔高十七、三公尺，外觀為黑色，帶有一絲神秘詭譎的氛圍。民國四十年，由於兩岸對峙之軍事考量，烏坵燈塔停止發光。

烏坵原屬於福建省莆田縣所轄，民國四十二年設立烏坵鄉公所，改由福建省金門縣代管。烏坵守備區是最接近前線的地區，又被稱為離島中的離島，部隊全都在神經緊繃的狀態。民國九十二年七月至九十二年七月，我調往烏坵擔任少校組長，在烏坵服役時，一線的衛兵槍內的子彈是一定上膛的，如遇可疑或口令不對就立即擊發，隨時準備對付突發狀況。

駐守烏坵的部隊是以陸戰隊官兵為主幹，其他配屬部隊不排衛哨，戰士們平時的休閒娛樂也就是上網看看電影，或是打打桌球或撞球。烏坵人口外流嚴重，店家只有不到五家，島上日用品全依賴福利社供應。

我在烏坵服役時，矗立在大坵島上的烏坵燈塔是不發光的。而民國一〇六年七月，烏坵燈塔重新燃燈，強烈光束照在臺灣海峽上，引導航行船隻的方向並保障航行的安全，但我卻沒有親眼得見燈塔重放光明，希望有機會能再登臨烏坵，再看一看島上的一草一木，更要看一看烏坵燈塔展放光芒的美麗景象！

【作者速寫】沈承堯，陸軍軍官學校情報專科七十九年班、醒吾科技大學管理科學碩士、陸軍少校退役、現任苗栗縣榮光志工協會總幹事。

「起床啦！吃早飯囉！」的叫聲，清晨在「竹籬笆」內迴盪，媽像布穀鐘一般，準時的喚醒我們。

民國三十八年爸媽隨部隊來臺，赤手空拳的在國防醫學院牆外，用竹子搭蓋了一間小房，並用竹籬笆圍出一個小院，我們五個兄弟，有三個就是在這裡出生的，白天竹籬笆當曬衣架，晚上全家在小院中賞月吃飯，乘涼說笑，那是小時候最美的回憶。「小竹房」努力為我們遮風蔽雨了十多年，逐漸的老態龍鍾了。

看著下雨滴水、遇風搖晃的「老竹房」，爸說：「也該改建了！」媽拿出僅存的錢買建材，我們五個兄弟與爸爸自己動手，在烈日下除籬笆、打樁釘板。漂亮的「木板房」在民國五十年蓋好了，小木房尖頂斜瓦，還有個小閣樓，樓上樓下共五個房間，冬暖夏涼，小閣樓看書睡覺兩相宜。偶爾半夜尿床，還得麻煩媽媽隔天曬榻榻米，真羞死人了！



↑新北市榮服處前副處長林振生（左3）二年前赴榮民羅梅嶺家為他慶祝百歲生日，作者羅正業（右3）陪同在坐。(圖/羅正業)



↑榮民羅梅嶺（中右）全家在木板屋外合影，媽媽羅印氏懷裡抱著的是作者羅正業。(圖/羅正業)

臺北，夏刮颱風冬季陰雨，木板房撐不幾年，就該整修了！一天我跑到水源路旁河川地上玩，看到一堆包覆著水泥的廢磚塊，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，以百米速度衝回家，告訴爸：「我找到磚塊了！」那年夏天，爸用他粗糙黝黑的手，將磚塊裏著的水泥慢慢敲掉，四個哥哥跟我及小慶、阿呆、狗蛋等鄰居玩伴，不知搬了多少趟？流了多少汗？將河邊的廢磚統統搬了回來。那個暑假，忙翻了！我們挖地基、挑砂拌泥，深怕磚塊會倒，爸對媽說：「磚要多澆水，砌起來，才會牢！」

爸爸原來是國防醫學院准尉文書官，但因軍中員額縮減，他就退伍了，靠著努力辛苦做工資活七口之家，他好幾次從屋頂摔下，送到醫院急救，但他愛我們，為了家無怨悔地付出了一切。他用鉛線線量牆、墨斗彈地基、水銀儀量地平，施工細緻實在，磚牆、大門平地而起，鄰居看到都豎起大拇指比「讚」！「磚房」砌好了，不僅改善了居住品質，也擋住了民國五十七年艾琳強颶的風雨。

但是，好景不長，民國七十一年因興建永福橋，政府拆掉了我們的磚房，爸爸將領得的補償款，在中和買了一戶五樓的公寓，他又施展絕技將新屋重新裝潢，地鋪大理石，水泥漆粉牆，小到門窗，大到天花板都不放過，終於，我們擁有一間所有權狀的公寓樓房，這是我們溫馨的小窩，爸媽就是在此安享晚年。

今年七月八日早上，一〇二歲的爸爸離開我們，到天上與媽團圓了，爸爸出殯當天，靈車離開暫厝的雙和醫院，我流著淚向司機說：「請走員山路，要讓爸爸再看一眼我們的家！」爸媽從江蘇鎮江來臺灣後，胼手胝足在這裡安身立命，他鄉早已成為故鄉，而我印象中溫暖的家，還是爸媽親手搭建、那個伴著我們五兄弟成長的「小竹房」。

【作者速寫】羅正業，政工幹校預官七十一一年班畢業，政戰中尉退伍，七十五年進入中時媒體集團工商時報、商訊文化等單位服務、民國一〇七年退休。

市軍人公墓，有一次先父還騎著野狼機車載我，由三重至南港去祭陳伯。某天，爸爸提著一袋餅乾、汽水返家，難掩失望地說：「你陳伯遷走了。」原來，一到公墓，赫然發現陳伯的靈骨已不在其位，一問方知，陳伯已被胞妹帶回大陸去了。

父親走了以後，一日我正好偕家母到南港辦事，便順道再度尋訪軍人公墓，親自問問陳伯下落。管理員一查，確認陳伯早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就已遷出，是他浙江杭州的親戚專程來臺接他回鄉。陳伯最後竟是以沉默無語的一鐫灰返回故鄉，但我們也從此喪失就近憑弔的機會。

感謝新北市榮民服務處，協助查出陳伯靈骨現安放於陝西省西安市三兆公墓，本決定找時間搭機前往「探親」，祭一祭陳伯也遊一遊三朝古都，面謁《金剛經》、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報答他那如山高水深後天親恩。可是隔海峽長途致電三兆公墓管理人員，無論告知對方安葬人或可能經手人（四名陳伯親戚）的尊姓大名，卻盡皆查無資料。看來，往後只能遠遠遙祭陳伯了，不論是藥酒罐或是陳伯最後棲身的小罐子，罐中所有的點滴纖塵，都讓我思念常縈心腑；散了，卻還散不去！

【作者速寫】王景新，榮民子弟，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，曾獲國軍文藝金像獎散文類銀像獎，曾任報社記者，現擔任配音員。

陳伯的罐子難以忘懷的掛念



陳修鴻（右）於作者王景新3歲生日時的合影。(圖/王景新提供)

陳伯一直與我們同住一個屋簷下，他房間有一個高三十分公分、直徑約二十公分的覆著紅色塑膠膜的透明玻璃藥酒罐，這黑忽忽、沉甸甸的罐子，肚量倒是不小，一罐約可盛十來瓶米酒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中藥材，泡在焦糖色澤藥酒罐裡，漂浮著的乾海馬好像跟活著也沒太大差別，這是我小時候對陳伯伯的「水族罐」印象，老覺得那海馬在微浮微沉之中定睛注視著與陳伯一道午餐的我。

陳伯名字為修鴻，是先父的換帖兄弟，他與父親兩人自軍中退伍後就一起租房住在一塊兒，後來父親結婚了，有了小孩，陳伯仍與我們住在一起。

陳伯的喪禮，是我站在大黑傘下，捧著他的牌位，十四歲的我，很難接受家裡以後少了一個護著我的人！火化時只有爸爸隨靈車上山，而骨灰裝罐、進塔則由榮民服務處人員接捧，完滿了陳伯的大事。

陳伯身後安厝於臺北

《榮光雙周刊》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，或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 email 至 usjy@gljy.com 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二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稿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同意獲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其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

編按／本刊「榮民園地」所刊登之參戰見聞，因投稿者觀點、記憶、戰時難以確切紀錄等因素，與相關史實記載或有出入，內容不代表本刊立場。

因投稿踴躍，「榮民園地」以配合戰史、時令等相關主題的來稿優先刊載，其餘投稿會盡快安排刊登，敬祈見諒並耐心等候。

《榮光雙周刊》編輯部敬上